

# Vajrayana-Buddhism in the Modern World: ...

来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jheVUPkJKg>

讲师：

好，大家也许可以跟我一起做三次顶礼——佛教徒的话？衷心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法界佛学会的祖拉康。今天我们有来自不同佛教团体的许多法友，其中也有德国佛教联合会的代表，所以今天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多元的聚会。这个中心的名字叫 Dharma Mati，藏文是卓基洛卓（Chökyi Lodrö），索甲仁波切将它译成德文，意思是“智慧之心”。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前来，感谢你们鼓起勇气来讨论我们最喜欢的话题。你们刚刚做了请转法轮的祈请，但我今天要讲的东西，我不确定是否应该将它归类为“转法轮”。基本上就是我随口说说、发泄一下，表达一些我的看法，说实话，我有点不好意思把这称为正式的教法。但不管怎样，我是带着一个发心来做这件事的——如果我能做到的话——就是想澄清一些看起来存在误解、错误诠释、片面理解的地方，以及一些因不同观点、大量剪辑和大量音效而造成的偏差。

你知道，有人叫我“零级导演”，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懂一点点剪辑，懂一点点音效和剪辑能做到的事——这些东西能大大改变原本的意思。这也正是我今天来到这里的主要原因，真的是想来澄清这些事情。我希望我能做到，这是我的愿望。我并不期待这样做就能完全解决问题——事实上，我担心无论我说什么，都会被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听取、诠释和引用。

我最近对这一点深有体会。我写了十九页，心想这需要解释，需要清晰、彻底的说明。结果，大家似乎没有耐心去读，有些人甚至没有耐心读超过一两页，却还在发表评论。然后，几个月后，我在 Facebook

上发了两个字，那也被误解了！所以，你说怎么办？说多了，被这样那样地引用曲解；说少了，也被引用。但你知道，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

在座许多佛教徒都曾接受过《入中论》这样的教法。月称菩萨说过——不只是月称菩萨，每一位大成就者都说过——一切都是你的投射，投射是我们唯一拥有的东西。就在最近，我在看 CNN 采访三位坚定的特朗普支持者，我突然意识到，反特朗普的人，基本上是那些有时间练瑜伽、有时间读《卫报》、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诗歌、有时间来佛法中心的人——他们有他们的投射。而那三个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投射。这真的让我一愣。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看不透，但那是他们的投射。

不过，我要一再重申这一点：我今天在这里的主要原因，是真的想澄清一些关于金刚乘及其哲学的诠释。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不打算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确实有问题，有麻烦。但澄清金刚乘的诠释，一直是我的某种追求，即使是在我写那十九页的时候也是如此。

顺便说一句，我写那十九页花了不少时间，也花了不少心力——为了写那些东西，我错过了好几场精

彩的球赛。所以我必须说，我已经尽了努力，怀着善意。但那些文字也被严重地诠释成好像我不在乎所谓的受害者，这是不对的。我当然在乎，而且我在乎的程度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情感伤害和身体伤害。我在乎的是这些人证悟的种子，是他们的解脱道路，是他们持续不断的修行之路。我在乎的是，这件事让多少人突然对整个佛陀佛法，特别是金刚乘，产生了怀疑。这一点，我真的非常在乎。不只是借个肩膀让人哭一哭、拍拍肩膀、写几句话，而是想做更多，想真正找到根源，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光是重复那种声音片段，大家都说同样的话，只是因为说那话是"对的"，就像烛光守夜一样，是没有意义的。你得真正去面对问题的核心。

还有，说到面对问题——这里的机构邀请我来。大家知道，我通常不到各个中心去教法、做公开活动，这不太符合我的个性。但当我收到邀请时，第一个念头是："这是个好机会。"现在被提出来的这个议题——那些失望、那些伤害，不管是什么——你们也许能理解我接下来要说的：单单是这一点，就说明了西方世界进入金刚乘有多深。人们是真的在乎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真的可以来谈这件事。

正如我之前说的，人们可能还是会再次误解，我非常确定，从明天起我就会被引用了。要在两个小时内把一切都表达清楚，对我来说也很难。但这是一个讨论的机会。作为人类，我们必须从错误中学习，而错误有很多。我会尽量涵盖一些存在误解的部分；另外我也收到了非常多的问题，没办法一一过，但会尽量涵盖尽可能多的内容。

好，这次的主题是："现代世界中的金刚乘佛教：维护真实传统的挑战"，以及"金刚乘传统的独特之处是什么？"现代世界中的金刚乘佛教，这个话题很好，我们需要讨论。也许是我看不清楚，但在我看来，一般的佛法，特别是大乘佛法，尤其是金刚乘佛法，简直像是为现代人量身定制的。

什么是"现代"？我今天早上查了"现代"的定义——"modern"，超前于时代。先把金刚乘放一边，我们来谈谈大乘。你知道，现在我们经常谈性别议题。你们有没有读过《维摩诘经》？我可以有把握地说，《维摩诘经》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部讨论性别议题的经典——如果你能关注到这一点，就会发现这些东西不知为何都被人忽略了。

现在说金刚乘。我最近刚刚完成了一个大型法会，每天结束时，我们的祈请文里有这样一句："愿我永不再投生为男人。"这是金刚乘修法里的内容。如果说有哪一个体系能够适应现代思维，那必定是金刚乘——我是这样想的，也许是我看不清楚，我们可以讨论。

但你们也要意识到，金刚乘不是唯一可以选择的教法，大概还有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九种其他教法可以选择，这不是你唯一的道路。你们也要认识到，佛陀的许多教法中充满了悖论，你经常会发现看似矛盾的地方——这部经里教的，跟那部经里教的不一样，等等。而这一点，从来不被视为什么尴尬的事。对一个佛教徒来说，这些悖论是奇妙的，是美好的！

我用过这样一个比喻：有些教法，佛陀教的时候并不是真正这个意思，我称之为"灰姑娘教法"。为什

么这样叫？因为如果你的小宝宝睡不着，你会怎么做？你给他讲故事。为什么？因为睡觉很重要，如果孩子睡不着，妈妈和孩子可能都会生病，所以你讲故事。也有他教的是真正意指所在的教法，比如《金刚经》。

举一个他并不是真正这个意思的教法的例子，就是《本生鬘》。简而言之，凡是那些看似区分轮回、涅槃、业力、轮回转世等等的教法，全都是灰姑娘教法，就是这样。甚至像“哦，我是一个迷失的众生”、“有一个无明需要断除”、“有一个觉悟需要证得”这样的概念，统统都是灰姑娘教法。而我们对此感到非常自豪，因为它就是灰姑娘教法。

佛陀在《金刚经》里教的，他说：“什么是觉悟？”“没有觉悟这回事，没有自我这回事。”“没有证得这回事，没有断除这回事。”甚至禅宗的祖师们把这个说得更戏剧化，他们说：“若路上遇见佛，把他杀掉！”那才是他真正意思所在的教法！你看，教法实际上是多么多元，而且它们都是必要的，就像那个婴儿的例子，你必须要有这些。

所以，我们人类喜欢把东西分类。于是，我们有时根据时间来分类佛陀的教法：第一乘、第二乘、第三乘，或者三藏——三个篮子。我们进一步定义说：佛陀在这里教的更多是戒律的训练，这就是律藏，包括应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伦理、行为准则等等，通常是给那些有很多欲望、渴求和散乱的“婴儿”的。顺便说一句，即使是这些婴儿，也会经历不同的时期——早上也许以欲望为主，晚上更倾向于嗔恨，午饭后也许倾向于愚痴，一直在变化。佛陀更多教导平息心念、训练心念的地方，我们归类为经藏，“正念”等等就在那里。佛陀处理无明的地方，不只是粗层次的无明，而是最根本层次的无明，那些教法被归类为般若——智慧的训练。

这样的分类方式有很多，可以粗略地说，金刚乘属于第三类，智慧类。但这并不意味着金刚乘或密乘佛教没有正念、心念训练和戒律训练——当然有，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好，我还在谈这个主题：现代世界中的金刚乘佛教。即使这些教法大多是在两千五百年前传授的，至今仍然是相关的；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说，金刚乘可能比许多其他教法更加相关。为什么？现代人崇尚批判性思维，这不是现代的特质之一吗？没有任何一部密续典籍会谴责批判性思维。如果你能找到一部，我愿意错过一场球赛——某天的一场足球比赛。对我来说，这可是很大的牺牲。

顺便说一句，一条都找不到。批判性思维在金刚乘中被如此强调！事实上，金刚乘在批判性思维方面是如此——怎么说呢——精密复杂，它甚至对那些约定俗成、普遍公认的事物也保持着批判与质疑的态度。这就是我们有点“出格”的地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你知道，我们大多数所谓的批判者、批判性思维者，批判也只到某个层次为止。再往深处走……你知道的，越界了可能会丢饭碗。尤其是在政治正确盛行的氛围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如果你稍微留心一下密续哲学，你就会发现——金刚乘透过批判性思维所挖掘的广度与深度，以及它——怎么说呢——解构的方式，真的令人叹为观止。

但是……金刚乘这一珍贵智慧——其实不只是金刚乘，现在我会说，连声闻乘在内，佛陀所有的教法，但尤其是金刚乘的教法——已经被劫持了。是的，被劫持了。被文化和传统劫持了。我认为，这就是问题根源所在，事情从这里开始出了岔子。你可以自己观察。我总是用这个例子：如果我想喝茶，而你也知道我想喝茶，那么茶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杯子，没那么重要。当然，它有帮助。你知道，下午英式茶、高茶，茶托怎么摆，餐巾有没有熨过、怎么折……这些确实能营造氛围。但茶才是最重要的。你喝的是茶，不是杯子。

而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我担心这种情况还在持续，而且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是很多人把重心放在文化和传统上。这背后最大的罪魁祸首是藏族人。我是说，我们谈的是藏传佛教，不是吗？但话说回来，我必须补充一句，我觉得泰国人也在这么做，缅甸人也在这么做。这是我最近自己观察到的。不知道为什么，佛教徒在这方面好像都不太擅长。

好，我来自不丹，我出生在不丹东部。规模非常小，讲我这种语言的人全世界大概只有三十万，可能还不到。好吗？但基督教在那里正在蓬勃发展，真的令人惊叹！有东不丹的基督徒，用夏尔霍巴语唱基督教圣歌。夏尔霍巴语是一种全世界说的人不到三十万的语言。就是这样……而且非常美，那些圣歌真的很好听。当然，人们喜欢唱这些圣歌，诸如此类。我只是拿这个作为例子。而藏族人呢……我稍后会更多谈到这个。我根据一些问题做了一些笔记，因为我真的很想尽可能涵盖大家好奇的内容，所以……

我想你们可以对藏族人多一点同情，心想：“唉，那些人嘛，你知道，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存在最近受到了一些冲击，所以他们满脑子都是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也情有可原。”但问题是，就像我举的例子，藏族文化、藏语，不是佛法。但很多时候，藏族喇嘛——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罪人，我必须承认——我们要求别人、要求非藏族人去……而且我必须说，我亲眼见过——他们把藏族文化的比重放得比佛法还高。百分之八十藏族文化，百分之二十零零散散的佛法。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不管你们多努力、多卖力，穿藏族袍子、吃藏族食物、说藏语、唱藏族唱诵，伸舌头打招呼之类的，不管你们做多少，这辈子你们永远、永远不会成为藏族人。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但如果你稍微修一点正念、四圣谛之类的，获得解脱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变成藏族人。这是其中一个根本性的错误。顺便说一句，这件事我已经讲了好几年了。密续的智慧本身是超越时间的，藏族文化是时间限定的。现在被视为珍贵传统的东西，在某个年代曾经是当时的新事物，根本无关紧要。

好，回到我们的主题。如果我跑题太远，请有人帮我拉回来，好吗？”金刚乘传统有什么独特之处，以及如何在现代世界中最好地修行它？”金刚乘有什么独特之处？太多了！太多了！从哪里说起呢？好，我们选一个最政治正确、听起来最浪漫美好的词：非暴力。选这个吗？我们来谈谈非暴力？哦，你知道，非暴力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不是吗？好，我们来谈谈金刚乘怎么谈非暴力——如此独特！不与自己的情绪对抗，这就是非暴力。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非暴力呢！不与情绪对抗。把情绪看作是……你知道，是这样的：你有木柴。如果你想生火，而且有很多木柴，你会——就像饥渴一样——怎么反应

？你会无比兴奋。"太好了，现在我们可以生一堆好火！"就是这种态度。不是往下看。不知道怎么形容，也许可以造个词——与情绪交朋友，不俯视情绪，不与情绪、负面情绪对抗。我觉得这相当独特。我觉得这才是根本性的非暴力。否则，非暴力的行为者和信奉非暴力的人，可以非常、非常暴力！我遇见过很多很多狂热的素食主义者，遇见过太多这种狂热的"正念人士"——狂热地便秘着。好吗？

谈金刚乘的独特之处：非暴力，这个美好的东西我们谈过了，现在再谈另一件事：自信。我们来谈谈自信。这不正是我们在现代世界所需要的吗？现代世界——疏离感、沮丧感、无用感，每个人都需要自信，我们都想拥有自信。这不正是关键所在吗？好，我们来谈谈自信。我认为，只有在金刚乘里，自信才是被完整、圆满地教导的——不只是停留在知识层面、哲学层面让你读一读，而是有系统的方法，以及——怎么说——培养这种自信的技巧。怎么做？金刚乘里说的自信是什么意思？污垢不是固有的。这就是金刚乘的智慧。污垢不是固有的。

有人有巧克力或者什么吃的吗？好的，我需要来示范一下。哦，好。不是蘑菇什么的，对吧？好。污垢。但我很有信心来做这个，你知道我为什么有信心吗？因为这是暂时的。这个杯子本身，从本质上来说并不与巧克力合而为一。所以我不担心——那些瑞克巴的人送了个漂亮的杯子，现在被我涂上了巧克力——不，我不会担心。因为他们可以洗掉。

我再多讲一点这个，因为这很重要。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密续智慧。很多时候，尤其是当污垢很多，而且我们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年又一年从未见过杯子干净的样子，就会发生这种事——"哦不，我永远做不到了。"你明白吗？但如果你有这样的认知："是啊，但你知道，这个杯子从来没有真正变成巧克力。"那么不管怎样，哪怕巧克力涂在上面涂了十亿年，你依然可以充满信心。这就是金刚乘；这就是金刚乘在讲的东西。金刚乘说的是：你是本尊，你是佛陀，你是曼陀罗，你的身体是曼陀罗，你的语言是咒语，等等诸如此类。这是金刚乘的独特品质之一。我只是粗浅地说说，这很不完整，是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我们有机会可以另找时间详细展开。就这一点——就我刚才说的这一点——米滂仁波切从各种角度写了整整七十页。当然，他不是谈巧克力和杯子，他谈的是人类的基本善性、佛性和曼陀罗等等诸如此类。

金刚乘有什么独特之处？继续。这一部分我们稍后还会展开讲一点，但现在——你想要一个非教条主义的东西吗？好，金刚乘就是了。真的，金刚乘根本不可能变成教条主义。为什么？非常简单，因为金刚乘说负面即正面。它怎么可能变成教条主义？或者说，问题即解答，解答即问题——这就是金刚乘所说的。所以它怎么可能变成教条主义？不可能。但是，正如你们能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并不那么容易理解……我是说，在知识层面上是可以接受的、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如果你稍加留意的话。但在习气层面和情感层面，非常难以理解。就算今天听了这些，你们回家之后，你们依然会谴责自己，心想："我是最糟糕的人，我是个情绪化的人。"自信，你听完这个讲座之后马上就会失去。这是习气模式。如果你不修行，这会一直持续下去。我说的是金刚乘的道。

好，那么……记得我之前说过灰姑娘之道吗？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在灰姑娘之道里，佛陀对问题是

什么和解答是什么做出了非常清晰的区分。这就是为什么它被归类为灰姑娘式的教法。当这两者之间的间隙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当问题与解答之间没有间隙，那就是他所说的那类教法——这属于那个类别。而这是不可能变成教条主义的，不可能。

顺便说一句，这一点甚至体现在……好，我来说一下。在他的某些教法里，他让人们剃头，好像头发是某种障碍开悟的东西——出家人，你知道，他们剃头。但另一方面，他也教导过——而且今天仍然有这样的人，不管他们是否真实，我们不知道——有些人极度担心失去一根头发，所以他们留着头发，瑜伽士。你知道吗？所以，有头发或没头发，两者都被接受。这就是智慧的美丽所在。如果你是佛教徒，请不要失去这一点。太重要了！

还有，就像我之前谈到偶像的问题。你知道，如果你看唐卡，西藏唐卡……佛陀有弟子，有像舍利弗、阿难这样的弟子——他们是神情安详、步伐温和、面带微笑、说"你好"这样的典范。你明白吗？行为端正，我们非常尊崇他们，他们是某种伦理道德的典范。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佛陀也有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这样的弟子——戴耳环、戴鼻环，可能开着豪华轿车。嗯，也许不是轿车，他们有马，有大象，有雪狮。还有些佛陀的弟子看起来奇奇怪怪，像帝洛巴、那诺巴——全部都被接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是一条非教条主义的道。我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

继续讲金刚乘的独特之处，再多讲一点。金刚乘还有什么其他独特之处？无限的方法。方法是没有极限的。信不信由你，就连我——啜饮一杯茶——如果我做得恰当，以正确的发心、正确的专注等等来做，金刚乘有教法说，这所积累的功德——是你自己，不是别人，是你自己啜饮一杯茶——比你邀请三百万尊佛陀共进三个月的午餐所积累的功德还要多。具体数字我不太确定，但大概是这个意思。你明白吗？这些我不是编的，真的。

你们可以去参阅密续典籍。我知道有些人说我是个传统主义者、保守派、法西斯，诸如此类。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但我认为回归根本、回到原典、从那里下功夫，这一点非常重要。在金刚乘里，没有什么不是修行方法的。如果你懂得如何运用，一切都可以成为道路。这就是金刚乘的独特之处，它的独特品质。

好，再来最后一个。我知道还有很多，但就最后这一个。你们想要的是"不苦，有得"？还是你们太实际，觉得"不苦，不得"？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你们内心深处渴望的是"不苦，有得"，只是习气思维会把你们拖回去，让你们觉得嘛，"不苦，不得"。金刚乘就是那条"不苦，有得"的道路。我只是在给你们做个概括总结。当然，每一点背后都有非常非常详细的教授。请不要就这么一下子跳到结论，做出什么决定。去研读，去寻找、去探索，看看这是否说得通，如此等等。

好，现在这个问题的第二部分是："金刚乘在现代世界中如何能得到最好的修行？"这对我来说有点棘手，这个问题总是让我有点沮丧。我觉得，从一开始事情就已经走偏了——我不是只在这里说，我是说从……我觉得主要是从西藏那里开始的。像上师、上师虔信、上师瑜伽这样的概念，本来就不应该

公开传播。这些是为那些在寻求特定东西的人准备的。但现在已经太晚了，全都摆在那里了——谷歌上有，维基百科上有，亚马逊上有，你能想到的每一家书店里都有。全都在那儿，所以真的很难办。

在西藏，因为某些条件，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其实，我在那篇十九页的文章里写过这个。因为每个人都是佛教徒，文化上的佛教徒，而且别忘了，在一九四几年或五几年之前，那里基本上只有藏族人，没有多少外来者，极少极少——就连以游客身份去的，也极少极少。不知怎的，佛法就这样融入了文化，融入了一切——绘画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好事，有它好的一面，但也像我之前说的，佛法也会被劫持。不管怎样，在西藏，算是运作起来了，我会这么说。

但后来在西藏发生了更糟的事，我觉得。当喇嘛成为政治领袖，事情就真的开始走下坡路了。关于这个我们稍后再谈，这真的对佛法造成了很大很大的伤害。但最令我悲哀、最令我沮丧的是……我是说，这个房间里有多少人想成为藏学家？大概很少吧，也许就那些想完成某篇关于喜马拉雅论文的，也就这些了。你们很多人来这里是为了解脱，为了佛法，为了灵性道路。哪里出了问题呢？大多数喇嘛，包括我自己，我们在教导西方听众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教两百年前的西藏牧民一样。这，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错误。

你们知道密续在印度以前是怎么传授的吗？藏族人从印度得到了它。他们把它保持得非常低调，因为这些东西，你知道，是喜欢灰姑娘式教法的人嚼不动的，不那么容易消化。所以这些教法是被非常审慎地传授的——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比方说，莲花生大士

Padmasambhava，他来到西藏的时候——在他的生平传记里清清楚楚地写着——他从来没有告诉在西藏的弟子们，那些国王和王后，他上师的名字，很多很多年。他拒绝说。有一次有人问他：“你的上师是谁？”他直接站起来就走了。好几次都是这样，只有当人们一再追问、一再请求，他才会说：“你确定？你真的想听？”然后，最终，他才说出了吉祥师子的名字。这些故事里有着非常深刻的教法。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如何能弥补这个，但我相信，作为个人，我们依然可以各自选择去真正地——怎么说——重新引入这些，或者运用这些方法。但像我说的，这是遗憾的地方。藏人是怎么做的……想到这个真的让我感到非常……就是，你懂的。

好吧。我们的老师常说，老师就像医生，学生就像病人，他们之间必须有互动，不是吗？医生必须知道病人哪里出了问题。但现在看起来的情况是，所有来到西方的藏族喇嘛医生，面对他们的病人，根本不检查，根本不关注。你知道，最近有人来问我——我现在不打算说名字——我们该怎么……我们应该告诉那些宗教领袖、大喇嘛们什么？年轻的喇嘛，尤其是年轻喇嘛，我们应该告诉他们什么？你知道，他们很多人觉得自己越来越现代化了，但通常不过是学了点英语，或者看了BBC、CNN，也就这些了。我记得我建议说，所有喇嘛，从最高层开始，都应该读《哈利·波特》，应该读简·奥斯汀，应该读……我不知道，这类东西。他们需要知道，当你说某个词的时候，你的意思是什么，对方听到的又是什么。各种各样的词——慈悲、自我、爱、非暴力、地狱、三昧耶、破誓，等等等等。这么多词你都需要了解，但这件事一直没有发生过。真的非常遗憾。但同时，像我说的，作为个人，我们依

然可以……永远不晚。作为个人，我们依然可以继续去做正确的事。那就是，好，回答那个问题："金刚乘在现代世界中如何能得到最好的修行？"研读。保持分析力。保持怀疑精神。分析。做好所有正确的准备。这一点极其重要，绝对的。

我知道，但你知道，我对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一切是有同情心的，就是佛法缓缓在西方生根的这个过程，它流动的方式。我想说的是，这里缺乏准备——对双方我都有同情。我感觉学生们看到坛城也会兴奋："哦，有沙粉堆成的曼陀罗，僧侣们最后还把它拆掉！"这些听起来都很令人兴奋。还有密续！然后这个又跟其他什么东西挂上了钩，太刺激了。所以，双方都做了很多仓促的决定——学生和老师都是。但我必须把老师单独挑出来，因为他们本应该更懂，他们应该给出警告，他们真的应该说不……以及说是。所以，研读。保持分析力。尽可能地做到真正彻底。

研读什么？声闻乘、大乘、中观、《宝性论》、阿毗达磨、般若波罗蜜多。所有这些典籍，因为每一部重要的密续典籍——比如《喜金刚密续》——都提到了这一点。《喜金刚密续》里说，一个弟子必须首先学习说一切有部的佛法，然后应该被教导经量部的见地，如此等等。非常重要。

好。现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好吧。我们没有做好正确的准备，有点一头跳进了这条道路。但还算好——"是的，我做了一个有点仓促的决定，但对我来说还好。"还是有收获的，不管怎样。你依然想追随密续，尽管可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已经踏入了密续的世界。那么，我会建议一件事：保持低调。对。还是那句话，藏族人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好。喇嘛们自己，从最高到最低，我们在这一点上没有做好。为什么？因为在西藏那样的地方，那些本尊的唐卡——比如某些有骷髅头、猪头的本尊，还有和明妃在一起的本尊——画作里到处都是，几乎就像皇帝的新衣，你根本看不见它。但喇嘛们应该明白，这是一个不同的环境，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你面对的是不同类型的听众——一群会提问、会思考、以不同方式接受教育的听众。所以我认为喇嘛们需要……但不管怎样，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需要保持低调、保持秘密。

好，我们在谈论"秘密"。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词，不是吗？秘密。因为在一个我们必须珍视透明度的世界里，"秘密"不是一个好词，我知道这一点。但我想在进入下一个话题之前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词。金刚乘里的"桑瓦"这个词——秘密——再次记住，就像我在开始时说的，我们真的需要对每一个词仔细思量。很多时候，密续的秘密是非常非常矛盾的、相互抵触的、非常非常复杂的，你需要去学习这个。我给你们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在密续里，你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如果你给一头牛展示密续本尊或密续坛城，这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因为牛不思考，我猜是这样。我不知道——我又怕被人断章取义，说我什么，反动物，诸如此类。所以……我基本上，你知道，我感觉我的指甲快被啃光了，真是吓人，这里那里什么都会被误解。但假设牛不思考，你带着正确的发心展示一张坛城：愿这头牛与金刚乘坛城结下因缘。好，你没有在泄露秘密，不存在泄露秘密的问题。

好，现在，如果你向一位证悟的存在揭示你的密续教法或体验，那太好了！那是你能给出的最好的供养，你应该这么做，我们鼓励你。但如果你把你的密续修行技巧、教法或体验揭示给一个半聪明的……我不想用贬义词，就说半聪明的人吧，你明白吗？那种智识上还行，但算是半聪明的人。如果你运气好，他们会保持沉默，但更可能的是，他们会想要发表评论。而一旦他们发表了评论，这个评论就会作为一个概念留在你的脑海里。而概念是极其难以删除的，它不像你不想要的应用程序，按一下就能扔进垃圾桶，非常难以删除。这就是保密之所以重要的原因，这与密续存在某种奇怪的缺陷、因此需要被保密，毫无关系，完全不是。密续的保密，真正意义上是一种对尚未成熟者的慈悲行为。

好，这是一个例子。我再给你们举另一个关于保密的例子。假设我是你的上师，好吗？密续上师。你已经领受了灌顶，选择了我作为密续导师。然后我对你说："好，从今天起，你的任务是把星期三保持为秘密。"这是你的任务。我知道大家都知道星期三，你也知道大家都知道有个星期三，每本日历里都有，到处都印着。但这是你的任务，这是道路，这是心的修练！记得吗？你喜欢修心，不是吗？这就是一种修心，你自己要求来的。这是秘密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保密。

现在，让我告诉你另一种保密，这实际上是最深刻的层次。是这样的：杯子被巧克力涂抹得太厚，你根本看不见杯子本来的洁净，所以杯子洁净无瑕的那一面，就被巧克力遮蔽了。而你面对的，是那些绝对相信、绝对想要相信这只杯子本质上是脏的人。这时候你要小心了。你不能说："嘿，不不不，这只杯子是空性的"——他们会翻脸的。你最好说："是的，它很脏！让我们买台洗碗机！拿洗涤剂来，拿拖把来，拿刷子来。"等等等等。你真的应该演得夸张一些，顺着他们走——你懂吗？这就是为什么密续的"古雅"——那个词，密续词汇，梵文词"guhya"——必须被正确理解。我知道这是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主题，但我只是想点出这一点，因为至少，我希望它能成为一粒种子——记得吗？金刚乘在现代世界中如何才能得到最好的修行——这正是我们正在讨论的。

我之前已经说了：要学习，要低调。然后呢？还有很多要点，我再说几个。下一条：不要行为失当。哦！无论是上师还是学生，行为失当的实在太多了。莲花生大士说这句话是有原因的："你的见地要像虚空一样广大，你的行为要像面粉一样细腻。"你是应该守规矩的。你知道我的上师们对我说过什么吗？外在，你要像声闻乘修行者那样行事——合乎戒律、让人安心、给人启发、温柔，怎么说，平静，就那种感觉。内在——好，我现在讲的是怎么不要行为失当，对吧？——内在，你持守大乘的菩提心。外表看起来你像声闻乘修行者，内心充满大乘菩提心。而秘密地，只是秘密地……好，举个例子。有个人，我知道这件事，他叫格勒喇嘛，顺带一提，他是个非常好的僧侣——我说的是比丘，就是持守律藏戒律的僧侣。我们以前总是喜欢逗他，我们那些人真的很坏。好比丘啊、好比丘尼啊，我们老是取笑他们。因为他持守律藏，所以总是……怎么形容？神经兮兮？就是那种总是提心吊胆的感觉。比如跟一个女性单独待在同一个房间，还有种种出家人的规矩，你知道。他总是非常小心，真的是个好比丘。他修行，因为他是僧侣。但我也知道他每天晚上做什么。他有个侍者——顺便说一句，这个侍者现在还在世——他每天晚上做一次荟供。然后秘密地——后来我注意到了，他从来没告诉我们，

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说——做完荟供之后，他的侍者每天晚上都忙着把供品送给女性们，就好像这是从某个不知名的地方来的一样，无所谓。后来我实在忍不住，有点逼着问了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你知道，我是一个修行人，我真的在努力修持声闻乘、菩提心和金刚乘的修行。我对女性没有错误的见解，但我在修行，我是个僧侣，律藏有律藏的规定。但有时候我也会生起欲望这种情绪，不仅如此，"他说，"这种时刻刻守护僧戒的焦虑，有时候反而让我的行为变得非常不妥当。这真的很不好，因为所有女性都不外乎是空行母，这对我的三昧耶戒非常不好。"我觉得这真的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而且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所以，外在持守律藏或声闻乘的方式，内在修大乘，秘密修金刚乘。

我们休息一下？现在真的很热。好的。那接下来，回到我们的主题，关于当下的处境：面对当前的政治与社会趋势，如何才能避免对金刚乘道路的误解？简短的回答是：恐怕我认为我们无法避免太多误解。对金刚乘的误解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你知道，这很有意思。你去斯里兰卡这样的地方，他们连大乘都不接受为佛陀的教法——就是《金刚经》之类的，他们不接受。但是大乘国家，比如日本或中国，他们不接受金刚乘为佛陀的教法。这种情况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没什么新鲜的，而且原因有很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金刚乘太……超出框架了？我想，也许用"超出框架"这个词。就是无法被接受，很多人只是说这是人们编造出来的。反过来看，这很有趣——斯里兰卡不接受大乘为佛陀的教法；大乘的人不接受金刚乘为佛陀的教法，对吧？而金刚乘必须接受大乘——没有大乘，金刚乘的根基就垮掉了。他们还必须接受声闻乘，因为没有声闻乘，整个佛法的根基就不存在了。所以金刚乘修行者承担着接受这两者的责任，而那另外两方，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金刚乘。这种情况一直都有。就像我说的，部分原因是它超出框架，还有就是……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你懂吗？说什么"情绪作为道路"，在寺院里可不会被接受得很好的，不会的。还有人会这样争辩："哦，佛陀不是教了空性吗？无毛和满毛有什么区别？它们不都是概念吗？让我们超越吧！"这也不会被接受得很好。记得我总是说的灰姑娘那个类别吗？这个是没办法强推的。当然，金刚乘可以一直去解释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假设你面对的是一位声闻乘修行者，然后你问他："佛陀是全知全能的吗？""佛陀有很多其他弟子吗？"——声闻乘必须回答"是"，他们必须这样说，他们许多经典的结尾也是：诸天、乾闥婆、那伽，他们都鼓掌随喜，等等。这在声闻乘经典里也有提到。所以金刚乘就说，在瓦拉纳西，在鹿野苑，外在在上，当佛陀向一般大众宣说的时候——轮回充满苦、苦必须被了知、苦的原因必须被断除、苦的原因是情绪，等等——还有其他人在听。那些具有密续根器或倾向的人，他们听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轮回是极乐，情绪——苦的原因——是智慧。这是他们听到的。现在，你也不能对此争辩太多，因为就连这个场合，就连我那十九页的内容，都被解读成了十个方向。就连我！而且我相信，今天我说的这些，到了明天就会有多种解读。那些执著于正面的人，会一直往正面方向执著；那些执著于负面的人，会往负面方向解读。就是这样。金刚乘经常提出的另一个论点是：金刚乘是否接受四法印、四圣谛这类东西？金刚乘是否接受一切有为法皆无常？当然。一切情绪皆是苦？所有这些，凡是声闻乘和大乘所教授的，金刚乘都接受。这也是为什么你外在在上也无法排除金刚乘。所以，顺带一提，这

场辩论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那么，面对当前的政治与社会趋势，如何才能避免对金刚乘道路的误解？要完全避免，我认为是非常困难的。但就像我之前说的，我认为保障会在这里发生：如果我们学习、保持批判、保持分析——还记得吗？如果你对此稍有一点信心，那就低调，低调行事，不需要展示，不需要……真的。你知道，今天早上我在想，西藏上师来了，吹起喇叭，献哈达，甚至有十个人帮他脱鞋——诸如此类的事。显然人们会觉得这是个邪教。你觉得那若巴和帝洛巴的鞋是由一群人帮他们脱的吗？不是的。所有这些教法都是在墓地里发生的，有些在酒馆里，有些在妓院里，有些在森林里，有些在山顶上，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在指责我们——我们藏人的那套做法。你知道，我最近跟一些人说过这个。几年前我在瓦拉纳西到处游逛，我很喜欢湿婆密续，湿婆密续非常深奥。不知怎的，我遇到了一位湿婆修行者，真的很好。我对他太着迷了，他真的就是……那么威严。不管怎样，最后我问他，我想知道湿婆密续，你愿意给我传授教法吗？他说：“好。”非常简短的一个字，“好”。按我平常的……我想，好，那明天什么时候来？今天？什么时候？就那种感觉。他说：“哦，首先，你要在我家住三年，不会受到任何教法，你只需要帮我做家务。”我必须说，我当时悲喜交集，充满了悲伤，也充满了喜悦，不知如何是好。哇！这样的事情今天还存在，就算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对我来说，他表现出了一位真正好的密续修行者的样子，因为他可以从我身上大捞一笔的，你知道——“哦，好啊好啊，我来教你，今天下午四点来，课程每小时收费十美元”，或者什么价格，完全不是那样。而是我应该去服侍他。这让我措手不及。那以前就是这样的。不管怎样，那件事没有发生，我一直回到这个话题来。

那么，这就关联到我们的问题：金刚乘是封建的、过时的吗？我想稍微讨论一下这个。最近我在翻阅资料，想着终于有人要关注这个问题了，终于有人对此稍微上心了。我找到了两段话。一段来自斯蒂芬·巴彻勒，他写道：“在西藏，金刚乘的教义与修行被融入了封建权力结构中。问题是系统性的——它在于密续教义与封建结构的协同效应，使上师能够为自己及其弟子的滥权行为赋予合法性。”另一段来自伊恩·贝克，我认为他是相当受尊敬的学者。他说：“二十一世纪的金刚乘本质上使其追随者与前中世纪印度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以及中国、蒙古和西藏的封建政治体系保持一致。”

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深思之处。我必须承认，正如我一直在解释的，他们说得有道理，确实有很多是这样的。但他们也应该——我相信他们知道，也许他们不知道，但他们应该知道——曾经有巴楚仁波切这样的人，有密勒日巴这样的人，实际上有很多这样的人。如果从数量上来统计，我会说百分之八十的人并没有参与这所谓的封建体系。他们自己实际上也承受了很多苦难。我们一直试图效仿的那些伟大上师，大多数没有任何地位头衔。我知道，这真让人沮丧——藏人怎么那么热衷于“圣座”、“至尊”这类称谓。其实这是新出现的东西，是由中国、蒙古等地赐予的头衔。但许多伟大的上师是没有这些的，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

这一点你们需要了解。我不想让人们产生误解，这正是我所说的对金刚乘的误解之一——人们可能会

以为金刚乘的一切都是封建的。像巴彻勒和贝克这样有分量、有代表性的声音，对很多人影响很大，人们阅读他们、尊重他们，尤其是当他们自称是佛教徒的时候。保护佛法非常重要。当然，你必须细察、必须批评、必须真正去挖掘那些有过失者的过失。但你也要知道这类话语所带来的后果。

而且这种情况不只存在于过去。你们很多人认识雅尔·禅嘎仁波切。他有任何头衔吗？没有！他可能是我最信任的人之一。如此博学！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年迈的中国卖饺子的老头，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在哪里。如此渊博，如此受人尊敬！如果你问我，有没有谁让我心生敬畏——不多，但他是其中之一。每当见到他，我都会紧张，因为这个人是真的。真实的人、真诚的人让我战栗——突然间，我最好好好表现。这些人是特别的，他们没有头衔。所以事情并不总是那样。而且，就在此刻，在我的照管之下，大约有五百位僧尼正在进行终身闭关。所以这并不仅仅是文化上的、封建的东西。这一点很重要，你们要知道。

---

好，接下来快速处理这个问题："可以设立哪些保障机制来保护上师与弟子关系的神圣性？"这个问题问得好，只可惜——我就是这个意思——信息不够完整。过去几个月我一直听人谈论对上师的虔信，说了很多！但我从来没听到有人谈上师对弟子的虔信。这两者同等重要！但上师虔信变成了争议焦点，弟子的虔信却无人提及。上师对弟子的虔信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弟子比上师自己的孩子还重要——你的儿女，大概只是这一生的缘分；弟子呢，直到证悟为止。这是个长期工程，真的非常非常重要，这一点也需要被讨论到。

---

好，先从"guru"这个词说起，这是梵文词。顺带一提，在印度，"guru"指的东西很多，有时候甚至包括出租车司机，基本上凡是给你某种指导的人都可以叫guru。但现在这个词几乎成了金刚乘修行者的专用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么发生了。所以每当我们谈到上师，默认谈的是金刚乘意义上的上师。在大乘里，我们用的是"大乘上师"之类的说法，尽管梵文"guru"的字面意思就是老师。

金刚乘的上师概念，在声闻乘里是没有的，请记住这一点。不仅声闻乘没有，大乘也没有。因此，声闻乘和大乘都不讲清净观之类的东西，那里没有这些。上师与清净观是金刚乘非常独特的东西，你需要了解这一点。我之所以强调这个，是因为正如我之前说过的：你不必修金刚乘。声闻乘和大乘都有完整美好的道路，走那条路你不需要承担三昧耶、上师虔信、清净观这些标准。

---

但话说回来——对不起，也许你们已经听腻了——我还是得回到藏人在上师这件事上搞砸了的问题。金刚乘所说的上师，是极其私人、极其个人化的。但在西藏，很多上师成了机构的负责人。理论上这是可能的，但其中存在很多危险。这是藏族喇嘛真的需要搞清楚的事情：做某人的上师，和担任一个

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透明度、善治、公共资金——这是两种不同的身份，需要厘清。

我昨天刚说过，很多人以为所有藏人的根本上师都是达赖喇嘛尊者。不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上师——藏人自己甚至有这样一句话：“纵然大地百佛现，我心唯有一上师。”这在今天也依然如此。我记得很清楚，当年我在尼泊尔随十六世噶玛巴让炯日佩多杰领受教法的时候，那里有一位住在山洞里的修行者、瑜伽士。他会下来向一位我们称为德吾仁波切的老喇嘛领受教法——非常年迈，非常非常好的喇嘛。这位修行者专程下来，只为向他领受一两个口诀，然后就离开了，而与此同时十六世噶玛巴正在传授各种盛大的教法，他却不去领受。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领受密续上师，是非常非常个人化的事情。国家领导人、寺院住持、机构负责人，那是另一回事。但当这两种身份混为一谈，事情就变得非常复杂，这需要被厘清。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

---

那么，上师从根本上说是什么？有人会争辩说：佛陀不是说过，应该依止法而不是依止人吗？他不是说过，你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没有人能做你的主吗？是的，是的，这些都对。而金刚乘的上师教义与这些丝毫不矛盾。你也需要知道这一点，因为在金刚乘里，上师不只是你向其臣服的某个人——上师就是佛陀，上师就是佛法，上师就是僧伽，上师就是一切，上师就是道路本身，这是金刚乘独特的教义。

当我们谈到上师，通常说的是外在上师、内在上师和秘密上师。内在上师与秘密上师，不是别的，就是你自己的心——就是这样，那是你本来就有的东西。外在上师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就像手指一样，不是月亮。月亮是内在上师和秘密上师。但借助外在上师，你才能认识内在与秘密上师，这就是为什么外在上师也很重要。这一点很重要，也是一个常被误解的地方，尤其在东方，在大乘修行者中，在藏人中间更是如此。

---

即便是外在上师，教法也一再告诉我们：你必须去分析，要大量地分析。很遗憾，人们往往走进一个佛法中心，接受一次教法，没有经过任何分析，他或她就成了你的上师。这不对，这不是正确的方式。你必须去审视这位上师，而且审视之后，你还有机会——你可以只接受皈依戒，他还不是你的密续上师；你甚至可以受菩提心戒，他仍然不是密续上师；也许接受某些一般性的密续入门介绍教法，可能仍然还不是你的根本上师或密续上师。

但是，如果你经过审视、经过深入思考之后，真的想成为一个真正选择走这条道路的修行者——因为这是一场历险，是真正非常危险的历险。我想是马修·里卡德举过这样一个例子：登山运动员和教练。爬一座小山，有个教练，不必太担心。但如果你要攀登某座极度危险的山峰，你就必须信任这位教练，教练也必须信任你，因为你们都可能跌落而死。你完全有权利做这个选择，需要知道这一点。一旦你选定他或她为你的密续上师，并接受了实质性的密续教法——我说的不只是入门介绍，而是全面的

引导，尤其是各种灌顶，比如指示心性本质等等——到那时，他或她已成为你最重要的人，而你也成了他最重要的人。这一点很重要，需要知道。

---

回到外在、内在和秘密上师，我需要再多说几句。在上师瑜伽的修行中——你们有些人可能知道上师瑜伽——请给我指出一种上师瑜伽，其中上师不融入你的。这意味着什么？这实际上意味着上师不是外在的。但我不是说藏族喇嘛没有滥用这一点——他们有，现在依然有，以前也有。也许是政治影响，也许是各种各样的影响，他们滥用这个体系，违背了金刚乘的精神。这样做的喇嘛自己将承受这些后果，这绝对不能接受。

但人类总有某些习性。在亚洲，领导者、父亲、亲爱的领袖，然后你跟随——这是一种父权制的思维模式。我最近和一些中国学生谈到这个，每当谈到上师瑜伽，亚洲人有时就把上师虔信与这种父权跟随混淆在一起，认为就是这么回事——这真的非常危险。如果你去朝鲜说：“好，到最后，金正恩融入我，我与金正恩成为无二无别”，你会进监狱，他不会喜欢这个的。但上师瑜伽的整个要点，在于达到上师的境界。斯蒂芬·巴彻勒写过一篇“我为什么放弃上师瑜伽”的文章，我希望他不是真的放弃了，因为上师瑜伽真的极其深奥，真的是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方法，用来证悟无二无别的境界。

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有时候你必须观想上师长着一个猪头。怎么样？对你心目中心爱的上师，观想他长着猪头，感觉怎么样？嗯，金刚乘就是这么做的。这真的是一种极为精要的修持，是证悟无二无别的道路。这个主题太大了，我想我没办法全部讲完，但希望能多少补充一些。你们也知道，我在各地辗转——也许还是来看看问题吧。

"一个人如何成为上师？成为上师和成为金刚乘上师之间有区别吗？"

嗯，我想我已经差不多说过这个了。金刚乘上师，是当你传授密续灌顶的时候。至于如何成为一位老师——一般意义上的老师——当你发心去教导，当你传授一个教法，当你给某人做精神引导，我想你就得到了“上师”这个标签。但你知道，我知道有很多人想成为上师，如果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就好了！我不只是在说那些显而易见的挑战。但是，天哪！如果你没有正确的见地，如果你没有正确的发心，这份工作真的就像是——我不知道，就像是一把让每个人都痛苦的钥匙，烧毁虔信的种子。这是最糟糕的工作。好，下一个问题。

"你对索甲仁波切个人有什么看法？"很好。

首先，我不是大成就者。我得告诉你们这一点，这不只是藏人那种惯常的虚伪谦虚的表演，这实际上是一个免责声明。真的，我不是大成就者。所以，无论我怎么看——不管是索甲仁波切，还是唐纳德·特朗普——我所有的看法都是一个烦恼炽盛、心胸狭隘、偏执一方的众生的投射，就是这样。你明白吗？所以，无论我说什么，请不要把它当作一位佛陀的命令。我说的话只是我自己的投射，这一点我想先告诉你们。

你知道，我算是那种在某种意义上非常幸运的人，我有机会亲见那些了不起的上师。我成长的年代，有很多这样的人！顶果钦哲仁波切、敦珠仁波切，哦，数不清！每个方向都有一位伟大的上师。好。现在，由于某种原因，我被认定并被迎请为确吉罗卓的转世。我有时觉得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业力上的失误。不管怎样——顺带一说，我不是说我不相信转世，我只是无法相信我是这位伟大存在的转世。

实际上，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虽然有点跑题，但我还是想告诉你们。我曾向顶果钦哲仁波切——我清楚地记得这是在帕罗节庆上——说："我根本不相信自己是蒋扬钦哲确吉罗卓的转世。"你知道他说什么？"好，你就保持这个想法。这对你有益。"就是这样。你知道，虽然我对藏族体制有很多批评，但藏族的养育方式、灵性训练中确实有些部分美好得令人叹为观止，精妙至极，我到现在还记得——"对，就保持那个想法。"然后多年以后，好像他还记得自己说过的话，他把我叫去，那是在尼泊尔。他说："如果你哪天怀疑自己是否真是应该成为的那个人"，然后说："你应该祈祷文殊怙主蒋扬钦哲旺波和钦哲确吉罗卓，祈求他们成就自己的愿力。"多么美好的话，你明白吗？

总之，我被认定为钦哲确吉罗卓的转世，而索甲仁波切恰好曾是钦哲确吉罗卓的弟子。那个时候，钦哲确吉罗卓的弟子多得很。所以，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因缘，但我并没有花什么时间在索甲仁波切身上，因为我没有这个必要。正如我之前所说，还有许多其他上师，还有许多其他钦哲确吉罗卓的弟子可以让我参访请益。我记得索甲仁波切曾在噶伦堡的某所学校读书，好像是这样，对吧？噶伦堡或大吉岭。他会在寒假时回来，因为他要来见康卓·才仁确准，而康卓·才仁确准恰好是他的姑妈。但是，你知道，我那时候真的很忙。训练非常刻苦，传统式的训练，真的非常非常刻苦。

就这些背景。多年以后，索甲仁波切也邀请我去他的一些中心，你们很多人都知道，我去过好几个。我从未从索甲仁波切那里接受过任何教法，也从未有过想要从他那里接受教法的念头。所以，我对他并没有那种"哇，多伟大的上师！"的净观。这种感觉，我一直都没有。但我一直对瑞可巴这个组织和它所呈现的种种现象感到非常惊叹。随着岁月流逝，我觉得瑞可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是弘扬佛法、尤其是金刚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这确实是索甲仁波切的功业，为此，我随喜赞叹。

还有一件事，关于索甲仁波切：不像许多仁波切总是那么保护自己的地盘，索甲仁波切似乎会把各种各样的上师带给你面前。这一点，其他喇嘛是不做的。是的，有些人也许会辩称，那只是为了给自己建立权威、建立资历。好吧，也许是。两方的说法我都能理解，人们可以有这种感觉。但是你知道，在座许多人，以及世界许多其他地方的人，都因为索甲仁波切的愿景和他的事业，得以亲近许多伟大的大师，例如顶果钦哲仁波切、翠江仁波切——他们都来过这里，还有达赖喇嘛尊者。所以，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事。

还有另一件事——这全部都是我的投射，好吗——还有一件我欣赏索甲仁波切的事，就是他从来没有真正炮制出那种"伪佛教"。这种事现在非常普遍：有些人从这里偷一个佛教概念，从那里偷一个佛教概念，把它包装得漂漂亮亮，却从来不提佛陀，当然也从来不提他们的上师，几乎让人相信这些都是

他们自己的原创想法，包装好了卖出去。我不知道，也许我有眼无珠，我没有在索甲仁波切身上看到这种情况。事实上恰恰相反，他非常传统，非常注重这些东西，你明白吗？所以这一点，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现在，有一件事，这是我亲自向索甲仁波切表达过的，不多，一两次，因为每次我提起这个，他就会有点……"不高兴"这个词不太准确，也许是有点不自在？你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我住在东方，我的事业在东方，在印度，在中国，有很多事要做，所以我必须以藏族方式与藏人打交道。但像他这样的人，他选择把自己的事业安在这里，所以我想，他应该真正去理解西方和西方的那一套。以我非常有限的眼光来看，我感觉他把藏族那套东西强加得太多了。但是，你知道，很多学生也喜欢这些东西。我自己在加利福尼亚也有一些学生，我一直强调用英文唱诵，但有些资深修法的西方人完全反对——"哦，这听起来不好听，用藏文听起来更美……"诸如此类，说个没完。你明白吗？所以两边都有。但我不得不说，这一点始终是我……怎么说，我一直觉得他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我清楚地记得他刚开始建立勒若林的时候，我当时立刻——其实根本没人问我，但我自告奋勇地说："你知道，这个中心你应该打造得非常欧洲，不留任何藏族痕迹。因为欧洲人需要感到自在。那些藏族的装饰和法器，对于那些藏学家，那些1960年代、婴儿潮那一代人，他们会有一点同情心，因为在他们心目中藏人是一个濒危物种，诸如此类。但这不会持久。年轻一代需要的是别的东西，所以你真的需要为此做好准备。"我说过这些话。但不知为何，他当时并不是真的对此开放，这一直让我感到困惑。

然后——这又纯粹是我的投射——这也是我在那十九页中写到的内容，顺便说一句，那十九页非常非常非常主观。从我的角度来看，索甲仁波切似乎并没有做我之前所说的那种预备工作——在接受密续教法之前的那部分。那一块，尤其是近年来，我感觉他做得不够，这是不好的。但那是我个人的投射。我见过一些学生，他们甚至不知道"噶绕多吉三句要义"属于金刚乘。但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说，同样是这些学生，他们已经在教法里待了二十年，早就听说过这是金刚乘教法。所以，你知道，有很多……但我对索甲仁波切的粗浅概括和粗浅投射，就是预备工作这部分也许是不足的，而这是不好的。而且，你知道，他驻锡在这里，他在这里上过学，他应该了解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的观念，还有西方的那些规则、那些态度、那些现象。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说一直是个小小的谜团。

面对所发生的这一切，我们今天如何服侍索甲仁波切？我认为，对于那些无论如何都对仁波切全心皈依的人来说——太好了！你选择了这条道路，你是清醒地、有意识地做出这个选择的。现在，你们甚至会提出"如何服侍上师"这个问题，这真的非常好。你们应该通过推动对金刚乘佛法和佛法的学习、分析与批判性思考来服侍仁波切。因为佛法，归根结底，才是最重要的。学习和修行，才是服侍仁波切的方式。

一个像我这样不了解内情的西方人，凭什么迹象和特征能够判断金刚乘的精髓是真实而完整地传授的？有什么指标能说明我对这个教义的理解是正确的？既然金刚乘看起来是完全自足的，把这种圆满转

化到西方或任何其他文化中是否可能？

我认为这种转化是慢慢可以实现的。但总之，这里，我认为这跟之前的回答相互关联——同样地，你需要预备，你需要学习，你需要真正地分析。只有通过这些，你才能为金刚乘做好准备。

在当今时代，以及在古代的佛教世界中，将自己的身、语、意献供给三宝或一位上师，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简短作答是对它的不公。但不管怎样，我就随便抛出一点。

这些事情原本甚至不应该在公开场合讨论，但现在已经太晚了！所以我们不得不——因为这里有这样一个议题，我们不得不讨论，不是吗？在金刚乘里，有许多不同种类的修法。其中一种叫做曼陀罗供，举个例子。这是一个角度。顺便说一句，曼陀罗供——即使不一定叫这个名字——在声闻乘和大乘层面同样存在。在声闻乘里，你去过缅甸吗？他们向僧侣布施供养。在大乘中也有供献花与香的修行。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你甚至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献给饥饿的老虎，诸如此类，还记得吗？

现在，在金刚乘中，最殊胜的方法、最殊胜的供养，是你的禁忌。你应该将你的禁忌献供出来。这只是一个例子。你的禁忌通常藏在哪里？就像隐藏在三个壳子里。那三个壳子就叫做"身、语、意"。所以你把这三个壳子打破，然后放下所有的那些"应该"与"不应该"。这就是它所讲的。这是一个深刻的主题，但需要更多的阐释。请你们，在我刚才所说的基础上，不要立刻跳出来发表评论，而是进一步学习——无论你是想批评还是想赞叹——进一步学习。好。

---

很好！敦珠托嘉仁波切也在场吗？是吗？好，我从哪里说起？

首先，我想说：我认为有很多"翻译中迷失"、误解和剪辑的情况。还记得我说过的吗？剪辑？音效？我感觉很多都是这样的。从我这边来说，我从来没有说过：一旦你走进一座藏传金刚乘的寺庙，遇到一位上师，接受了无论什么教法，你就不需要分析，不需要批评。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个，从来没有。你必须分析——还记得吗？这正是我今天一直在反复强调的主题！你必须分析，你必须真正做好准备。吉美林巴也这么说。经典的密续谈到分析上师和弟子，要分析十二年！你没有十二年，因为你连十九页的时间都没有。但至少，你应该分析，而且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不是只从一个角度。

但是，一旦你有意识地决定接受某人为你的密续上师——请注意，我重申——密续上师，从他那里接受完整的灌顶，那么这就是你选择的道路。就像这样：你想当普通士兵，那就当普通士兵；你想当海豹突击队员，那是你的选择；你想要更特别的训练，那你就选择这条路。但你必须首先做出这个决定。

有一点我必须澄清。如果你选择了这位密续上师——经过彻底的审查，一切都做了——但你最终意识到这个人不是一个好人，他精神错乱，他疯了，他在伤害所有人，那你怎么办？尽你最大的努力保持净观，但如果实在做不到，那就悄悄地与他保持距离。噶玛恰美的教法等文献里有提到这样的情况。

悄悄地——你不想惹出大麻烦。然后做荟供等等。但除此之外，你无能为力，因为这是你自己选择的道路。

---

现在，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关于达赖喇嘛尊者说的话——还有明就仁波切。好的。明就仁波切那个，我不清楚。但达赖喇嘛尊者让我有点困惑，因为他不是一次、不是两次，而是许多次说过，而且这些话被写下来、被编成书，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读过。当他给予教法的时候，他说，一般性的讲座、哲学讲座，没问题，人人都可以来听。但凡是准备领受戒律的人，尤其是准备从他那里领受金刚乘灌顶的人，如果他们同时在修那位护法……你们还记得吗？你们中有人记得吗？几年前曾经有过一点风波。凡是修那位护法的人，他请他们离开。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你一边继续领受灌顶，一边继续审视上师、批评上师，一边在你想要的时候保持不净观，那就根本不必走这整套分析的流程了。不仅如此，如果你事后还能继续分析、继续保持不净观，那么密续典籍为什么要那么强调在一开始就分析上师呢？他们说的是十二年的观察——那就跳过吧！反正之后还可以继续分析嘛。你懂我的意思吗？

接下来我要说一件让我有点困惑的事。正如我所说，上师相应法、净观，是一种你必须主动选择的修行，是你有意识地选择的。你本应是主动选择这条路的。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并没有这样做，但密续就是这样运作的——这就是我想要解释的原因。按照密续的规则，这是你所选择的道路，然后你在这条路上修持净观。无论发生什么，你都努力将一切视为自己的投射，一切都是清净的，诸如此类。这方面有非常多的教授。

---

好，假设你不是金刚乘修行者。假设你是大乘修行者，好吗？假设金刚乘太奇怪了，太像邪教，太封建了——忘掉金刚乘，来修大乘。好，那你成了一位大乘修行者。大乘修行的精髓是什么？是悲悯，不是吗？而且你应当无条件地对一切众生起悲悯！你不能说：“哦，我愿意对卢旺达的某些非洲人生起悲悯，但不包括唐纳德·特朗普。”不行！这是你选择的道路。你也不能选择：“我愿意对这个人生起悲悯，只要他表现好。”无论他做什么，你都应当生起悲悯。他是好人？悲悯。坏人？悲悯。突然长出尾巴？悲悯。长出角来？悲悯。这是你选择的道路！就是这样。对不起，你无法改变这一点。

人们似乎认为某些喇嘛可以改变这个规则，因为现在是现代了。不行——因为你知道吗，如果你请求一位喇嘛改变这条规则，你是在把他变成邪教头目。你能看出这个逻辑吗？邪教头目就是这么做的，他们不按书上写的来，他们随心所欲：“好，人们想听什么？哦，这就是人们想听的。”然后就编出来了。不能这么做。

你知道，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我不是一个觉悟者，我是一个凡夫。我有欲望，我有嗔恨，我有野心，我有私心，我是个很有野心的人。在这个时代，如果我顺着自己的野心走，我应该说：“对对对对对，

随便什么大众想听的。"我就编——正念，呼气，吸气……然后一周后，看看当下的潮流时尚，稍微改一改冥想方法。我可以赚几百万。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按书上来，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里面一定存在误导或者误译。至于鄔金托噶仁波切——我对他很了解，事实上最近我们刚刚谈过："你为什么要说那些话？"关于他所说的那些内容，和他交谈真的很有意思。

首先，正如我之前所说，了解西方世界的藏传喇嘛少之又少——不仅仅是不了解，我觉得他们甚至根本不想了解！这就是我在那份十九页文章里写的。我觉得，真正稍微关注过这件事的人，只有邱阳创巴仁波切。鄔金托噶仁波切坦承，他说："我没兴趣。"而且他不假装自己了解。你知道，在藏人心里有一种很矛盾的东西——一方面，他们没兴趣；另一方面，又有一点自卑情结，总觉得："哦，西方人很聪明，西方人很聪明。"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就是这种回应。我当时在谈分析、谈对上师的分析，以及也许那些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等等。然后鄔金托噶仁波切说："真的吗？西方人？他们连吃一样食物都要分析：含多少麸质，含多少糖分。他们怎么就没有分析索甲仁波切呢？"

然后他还说，当他去那些睿智（Rigpa）中心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时，人们都在唱长寿祈请文，每个人看起来都很虔诚，所以他以为——他实际上说："哇，大家这么虔诚。"正如我之前所说，藏传喇嘛给西方人教法的时候，他们以为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藏人一样。这就是根本性的差异所在。

---

啊，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能理解，但我会稍微说一点。还记得我之前谈到金刚乘的独特性吗？我说了什么关于信心的？还有非暴力？金刚乘总是有一种独特的理解方式。好，我来说说金刚乘的地狱——准备好了吗？同样，理想情况下这些东西不应该在公开场合讲，但现在能怎么办，我们就处在这种处境里。而且这个……这需要你的心稍微扭转一下。所以，做好准备。

金刚乘的地狱，不要想象成滚烫的铁、岩浆翻滚的大锅、地狱守卫拿着锯子和铁链——那些是幼儿园级别的地狱。你知道金刚乘的地狱是什么吗？那是一个理性主义、合理性与推理的领域。那就是金刚乘的地狱。

所以我告诉你，有些真正好的修行者，如果给他们一个选择——这里有一个热地狱，燃烧的；这里是一个理性主义的领域——你愿意在热地狱里待一千年，还是待在那个理性主义的领域里？顺带说一句，这并不意味着你要变得不理性——这一点，我假设我们早就澄清过了，不理性是不好的，我整个上午都在说你必须保持批判性，诸如此类。但是，很多好的修行者，如果给你这两个选择，连想都不会想第二次——他们会选热地狱。因为在他们心里，推理和逻辑是最凶险的牢笼之一。"合理"这个东西——"这有道理"，"这是合乎逻辑的"——那才是最大的束缚。这就是金刚乘的地狱。我没说金刚乘很独特吗？

而且你们——尤其是西方的知识分子——你们应该真的很喜欢这个，因为你们不是想要像无政府主义一样超越吗？你们真的想要批判批判本身，不是吗？你们想要成为先锋，前沿思维，超越常规——那

不是你们想要的吗？哦，好吧，那么就是这个了。这个很好。

所以，所有这些都需要加以解释，我认为。

---

好。如果你是某人的根本上师，你会在性方面、身体上或情感上虐待你的学生吗？

如果我是一位大成就者，无论你问的是性方面、身体上，还是其他什么——如果这样做能够真正利益这个众生，那我会毫不犹豫地去做，眼睛都不眨一下。如果我不这么做，才是没有悲悯心。

但我显然不是大成就者。就像我跟你们说过很多次的那样，我是一个无明的众生，一个被烦恼染污的众生。那么回到问题本身：如果你是某人的根本上师，你会虐待学生吗？

不会。因为我有私心——我想要好名声，我想被人尊重，我不想失去学生。虽然最近，你们也知道，我的名声有点往下走，所以我在这方面得稍微小心一点，懂吗？我不会那么做，因为我聪明。要么你是大成就者，出于悲悯而行；要么你是个疯子，因为疯了而为之。我不觉得自己已经疯了——我是这么认为的，但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总之，一个有野心的人，一个想要获得关注的人——我喜欢我的 Instagram 上有很多大拇指点赞，你们懂吗？"哦，这个有多少赞？"而且当人们误解我在 Facebook 上发的两个字的留言时，我真的会受伤。我就是这种人。所以，不，不，不，不，我不会在性方面、身体上虐待任何人。

这也是我对我所谓的学生们说的话。就拿昨天的事来说，我说："我即将给你们灌顶。灌顶是件大事，我要告诉你们：我不是大成就者，我没有觉悟。"我虐待的可能性……我不认为自己会有意识地那么做，因为我太在乎我自己的朋友关系、名声和关注度了。我已经告诉过我的学生：但是，如果你想领受我的教法，你的态度和发心——

不应该是那种"哦，他没问题，他很清醒，我觉得他不会做那些事"的心态，然后带着这种错误的发心来领受教法。如果你想从我这里领受金刚乘的灌顶——顺便说一句，我其实并不建议你们领受金刚乘教法——但假设有人想，那你来的时候必须做好完全的准备：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这才是密乘之道！你不能一只脚踩在轮回的安全感上——那种安全感、保险、踏实感——另一只脚却想踩在涅槃那边。你不能两边都要。如果你想要证悟，你必须准备好放弃这一切。

我认为，说到底，这也是我们做老师的一个错误。你们知道，我刚才忘了跟你们说这个。一方面，藏族喇嘛们坚守藏族文化，根本不了解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就这么在给人讲法。另一方面，现在越来越多的现代老师——西方的现代老师——他们的教法两只脚都牢牢扎根在轮回里。要是能有一只脚稍微向涅槃那个方向探一探，也还稍微好一点。但那些正念啊、伦理啊、做正确的事啊，全都稳稳地扎根在轮回里。在这两者之间，我认为佛法会死。这真的太悲哀了，你们不应该让这种事发生。

---

如果金刚乘要求弟子完全服从上师，那上师有权利打学生吗？

这个问题我欣赏，因为这正是对金刚乘教法片面理解、误读的结果。比起讨论上师打学生的权利，我更希望人们去讨论上师的责任，这才更重要。上师对弟子证悟所承担的责任，是首要的、最重要的。如果上师的行为哪怕只是伤害了菩提心的种子、净观，或者对上师的虔敬心哪怕一点点，上师所要承担的责任远比弟子大得多——因为他应该更清楚。明白吗？

那么，上师和喇嘛应该怎样表现？我想我已经大致回答过了：外在上，在声闻乘的戒律方面要做好，诸如此类。然后，弟子应该怎样表现？这对我来说是个有趣的问题，尤其是老弟子。关于这个，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你们知道，我有很多不丹的学生，他们有时候让我很烦——我希望那些不丹人正在听，这些话会传到他们那里去。他们的心意是好的，这一点我承认，但他们太崇拜我了，拿着我的袜子、拿着我的鞋带，制造出所有这些……

所以，说得更具体一点——我想昨天

Janine

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现在忘了是怎么问的了。你愿意再问一次吗？

---

如果我是你的弟子，仁波切，我从你那里领受了灌顶，我想修持对你的净观，但这时一个女孩来找我，说："宗萨钦哲仁波切刚刚想吻我，我觉得他可能想强奸我。"我该怎么回应那个女孩？

---

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很好的例子。我的回答是：假设我就在附近某个地方，你应该来告诉我这个情况。如果我是个好人，我应该告诉你："对，去告诉她，宗萨钦哲仁波切是个混蛋。"你明白吗？这才是你应该说的。尤其是如果那个女孩是新人，她修习佛法的愿心刚刚在萌芽——你不想把这颗芽烧掉。你应该告诉她。

现在，如果我不在附近——假设我在某座山里、在木星上、或者不知道哪里——那么你应该怀着不想伤害这个可怜众生的正确发心，说："宗萨钦哲仁波切是个混蛋，你不应该靠近他。"之后，如果你有机会，可以来告诉我："嘿，仁波切，我跟她这么说了。"如果我是个好人，我会说："哦，好极了，干得漂亮，你做得很好。"这就是我会说的话。

---

好，也许再来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结束。对不起，让你们等这么久了。——我们听说您将成为新的瑞帕愿景理事会的顾问，有人说您只会维持现状。您会如何参与，您会提什么建议？

我想我今天早上已经稍微说了一些了：更多地学修。我真的、真的要强调这一点。要创造学习的环境

，创造分析思考的氛围，从那里我们才能继续前进。我们必须思考佛陀的教法，这真的很重要。世界需要佛陀的教法，需要听闻缘起，需要不二元性这样的智慧——佛陀的教法拥有这一切。佛陀的教法经过了两千五百年的检验，不只是被一些辍学生、嬉皮士和奇怪的人，而是被无数的人——国王、王后、学者——所检验。这是一个非常精密深邃的体系，需要被保护。

对我来说，我把眼前的这个局面看作某种积极的东西。这种怀疑、这种伤害、这些猜测向你们袭来——请把握住这个机会，试着向前走，试着保护佛陀的教法，这才是我们需要做的。如果你们能这样做，我认为将不利的情况转化为有利的情况——这正是金刚乘另一个独特的品质。

带着这个，我很抱歉这花了这么长时间，但我希望这至少稍微搅动了你们的心。请保持开放，保持悲悯，要有宏观的视野。尤其是那些已经发了菩萨誓愿的人，你们必须想得长远！这里那里会有些障碍，我们的态度应该是：遇到障碍，直面障碍，继续前行。好，谢谢。回向功德。

---

仁波切，非常感谢您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回应了所有的要点。我相信就在此刻，更多的要点和问题正在涌现出来。然而，我们清楚地听到了您对学修的呼唤，以及对批判性、开放性、探究性心态的呼唤。我站在这里，作为一个帮助运营这个中心的人，我会确保我们将这些付诸实践。也许过一段时间会有更多事情浮现，也许您会准备好再次回来，进一步帮助和支持我们。在那之前，我们祈愿您所有的愿景都能神奇地圆满实现，愿您长寿。谢谢。